

文体人物

54岁的倪夏莲，比丁宁的妈妈年纪还大。她的削球，让丁宁很难受，只是绑着绷带的左腿，终究没法让她快速移动。0比4，这位世乒赛年纪最大的球员，告别了自己第20次的世乒赛之旅。“今天能站在这里，就是我的荣幸。我做梦都没想到能打到今天。至于未来，只要我还能打，就会一直打下去。”

坚持的意义为何？这位出生于上海的前世界冠军打开了话匣子。

一场“母女之战”

赛前一晚，丁宁睡得并不踏实。小时候，她是看着倪夏莲的球长大的。施之皓问她，“你明天对手是谁？”丁宁笑言，“我妈妈。”事实上，倪夏莲比她的妈妈年纪还大。

丁宁的粉丝团，几乎没人认识倪夏莲，她们称呼她“大妈”。“大妈身手不错嘛，应该是蔡振华那辈人了吧。”粉丝们议论纷纷。

倪夏莲因为年龄大了，脚下再怎么移动，但就是这样，都把丁宁打得不得不多次祭出自己的绝招——下蹲坎式发球，来对付年龄比自己大一倍的倪夏莲。前两局，虽然倪夏莲输了，但两人比分很接近。突然，丁宁猛抽了一球，倪夏莲快速跑动接球，“哎呀”，倪夏莲叫了一下，捂了下膝盖……

“可惜了，我机会比她多，但是都没抓住，本想至少赢下一局。我的左膝盖有积水，抽了三管水，最近都没有正常训练。但是，今天能和丁宁交手，我已经很荣幸了。”走下赛场，欧洲观众纷纷过来祝贺她，“今天你站在场上，就是胜利者。”

一位乒乓大使

世乒赛前，中国队在卢森堡备战，欢迎晚宴上，国乒领导说，“夏莲是我们中国的女儿，也是卢森堡的儿媳。”

去年里约奥运会后，倪夏莲和瑞典籍丈夫托米回到瑞典，左邻右舍全都拥到她家，摊开当地报纸，头条就是关于倪夏莲的报道。虽然倪夏莲是卢森堡国籍，但瑞典人也将她当做是自家。

记不清有多少次，倪夏莲想要挂拍，但卢森堡乒协的恳求，一次次打动了她，“我们卢森堡也有梦之队，梦之队最好的球员是夏莲。

每年联赛，总有人升入天堂，有人掉进地狱。慕尼黑1860成为最悲催的俱乐部。除了一队降入德丙联赛，球队的4支梯队也同时降级。

在主场0比2输给雷根斯堡后，慕尼黑1860两回合1比3输掉德乙的保级附加赛，24年后再度跌回丙级联赛。近几年，球队教练和主席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一队也好，青训也好，却每况愈下。这个赛季，球队输了18轮，平了6轮，只赢了10轮，37岁的克罗地亚前锋奥利奇居

这位奶奶级选手，丁宁粉丝认识吗？

——独家专访世乒赛年龄最大球员倪夏莲



◀ 丈夫托米是倪夏莲的私人教练 陶邢莹 摄

如果你退役了，那是卢森堡的损失。”

在卢森堡，倪夏莲是“国宝”。她生日的时候，主持人在广播里祝她生日快乐。她也是卢森堡大公的座上宾，被授予“公平运动员”奖章。平时上街买菜，总有人认出倪夏莲，要主动给她买单，被她婉拒。此次出征世乒赛前，卢森堡官员握着她的手说，“我们全卢森堡人都在后面支持你。”

倪夏莲曾是第37届世乒赛团体冠军中国队的主力，但在高手如云的中国队，她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。直到2000年，她代表卢森堡终于站上了梦寐以求的奥运赛场。

昨天，倪夏莲动情地告诉记者，“虽然我不能为中国队再拿金牌了，但我的一言一行还是代表中国人的形象。我很高兴有这样的平台，让我继续发光发热。”

卢森堡总教练告诉记者，“因为夏莲，我们卢森堡人对中国的印象特别好。她是‘乒乓大使’。”

一个坚持理由

1995年，倪夏莲第一次萌生了退役的念头，没想到她入选了欧洲12强，教练说，“你就再打一次吧。”结果，她拿了个欧洲冠军。又打了几年，女儿出生了，她又有

想挂拍了，可是转念一想，“我才30多岁，我有责任照顾家人，趁打得动的时候多打打。”就这样，年复一年，打到了今天。

她的两个膝盖，都抽过积水，身边也没有专职理疗师和医生，全靠自己的丈夫兼私人教练托米帮助。“卢森堡是小国，虽然很多人会打乒乓，但职业运动员养不活自己，所以只有一个小姑娘愿意当职业运动员，就是我的双打搭档。我坚持的理由，是想帮助卢森堡乒乓的发展，给这个小姑娘点信心，教她些东西，所以我每次都会参加所有项目。”倪夏莲告诉记者，“里约奥运会，卢森堡只有10人获得参赛资格，其中还有几张是外卡，卢森堡奥委会希望我参加奥运会，只要我还有资格参加大赛，奥委会才会继续拨款给乒协，我也能帮帮乒协。”

从最初的冠军梦、奥运梦，再到今天站在世乒赛的赛场上成为“活化石”，倪夏莲不再奢望什么目标，“2020年东京奥运会，不敢想。我只希望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，为乒乓做点贡献。”

一张黑白照片

小小银球一线牵，倪夏莲在卢森堡收获了爱情。丈夫托米的钱包里珍藏着一

张黑白照片，“这是1983年时，夏莲美丽的模样。”托米自豪地给记者看。第一次见到倪夏莲时，她才19岁，“我告诉自己，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这位美丽的中国姑娘。”11年后，当倪夏莲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，他把握机会，主动追求。

在家里，托米也学会了不少上海话，“毛毛雨”说起来令人忍俊不禁。虽然上海已经没倪夏莲的直系亲属了，可思乡情总是涌上心头，于是，她在后院里种了香菜，常常包馄饨吃。

“我和托米之间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，性格也是截然相反。但我们的爱情却走过了20多年。”对于眼前拥有的这一切，倪夏莲说，“我很感恩。”两人早已达成默契，夏莲什么时候退休，托米也什么时候退休。

走在杜塞尔多夫展览馆里，常常有人和她拥抱。她在德国联赛、荷兰联赛、瑞典联赛都打过球，金发碧眼的欧洲人都来给她和托米送上祝贺。

当年的“海外兵团”，如今寥寥无几，但夏莲从不孤独，她说，“我享受乒乓给我带来的快乐。”

昨晚，她是世乒赛上最值得尊敬的失利者。

特派记者 陶邢莹
(本报杜塞尔多夫今日电)

◀ 第20次世乒赛之旅，54岁的倪夏莲成为乒坛“活化石” 图 IC



记者手记

得分时，倪夏莲会紧握右拳，大喊一声，这气势震慑到了丁宁。脚步迈不开丢分时，倪夏莲会右手捂住额头，满脸的懊恼。她是多么想赢下一局啊。

我特别不喜欢粉丝们喊她“大妈”，而喜欢叫她“阿姨”，因为她是世乒赛上最值得尊敬的人。她用乒乓，为中国和卢森堡以及其他欧洲国家，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。她用行动告诉一代又一代国乒队员、年轻的粉丝群体，什么是永不放弃，什么是顽强拼搏。

国际乒联官方网站昨天的标题新闻，是书写老兵不老传奇的倪夏莲。

两个丁宁的粉丝特意等候到了最后，只为了和倪夏莲合影，说上几句话。她们亲切地搂着倪妈妈，“我昨天就注意到您了，发现您的技术好棒。您打出好球时，我都不顾周围的人，直接喊了好球！”在杜塞尔多夫，年轻的人记住了“倪夏莲”这个中国名字。 陶邢莹

不老传奇

一队和4支梯队同时降级

慕尼黑1860成最悲情球会

然是出场最多的队员，以5粒进球排在球队射手榜第二。

这场附加赛下半场，眼见保级无望，看台上1860的球迷爆发了。有的扔下啤酒杯和钢管，有的把打火机掷入场内，还有人把座椅拆下丢向替补席。裁判不得不中止比赛。

最后在1000名警察的监督下，比赛才顺利完成。退场时，1860球迷高喊“我们是狮子，你们不是（球队的绰号是‘蓝狮’）！”球队则放弃向球迷告别，躲进更衣室。

输了球，降了级，慕尼黑1860的混乱还在继续。俱乐部主席卡萨

雷特辞职，俱乐部总经理艾尔也递交辞呈，后者从利物浦来到慕尼黑就职，不过才两个月。更糟糕的，是球队的4支梯队居然也同时降级。按照德国足协的规则，俱乐部二队必须与一队保持两个级别联赛差距，排名地区联赛第二的U21队无

奈降入第五级别的州级联赛；U19队和U17队在各自联赛战绩不佳降级；而因为U17队降级，U16队按规则再降一级。

慕尼黑1860是德甲创始球队之一，拿过西德联赛冠军，2004年从德甲降级。谈到球队的溃败，艾尔抱怨俱乐部人心涣散，“股东们不重视共同利益，对球队未来没有目标。虽然下赛季预算已经通过，但股东之间分歧依旧很大”。

本报记者 金雷